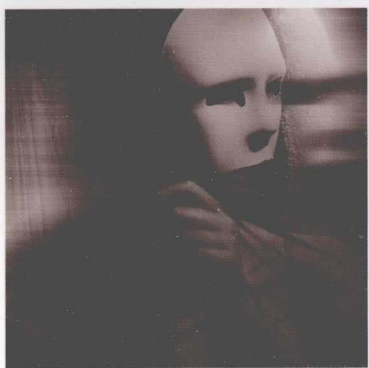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少女莫兰系列Ⅲ

演出

鬼马星◎著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少女莫兰系列Ⅲ

演出

鬼马星◎著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演出 / 鬼马星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10.7

(少女莫兰系列)

ISBN 978-7-5391-5920-1

I. ①演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2135 号

演出 鬼马星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

装帧设计 董晓辉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 ~ 20000 册

开 本 680mm × 92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19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5920-1

定 价 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0—3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

第一幕 林致远 1

- 1.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2
- 2. 情人 14
- 3. 风云突变 35
- 4. 自由的代价 56
- 5. 回家 66
- 6. 可怕的变故 83
- 7. 我的决定 99

第二幕 莫兰 109

- 1. 朋友有难 110
- 2. 怪律师 131
- 3. 放学后 153
- 4. 一个大发现 173

第三幕 林致远 191

- 1. 庭审 192
- 2. 自由 217
- 3. 最后的聚会 226

第四幕 莫兰 237

最终幕 林云之 251

第一幕

林致远



1.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妈又在问了，这是她今天问的第四遍。就因为那个女孩今天放学后曾来过我家，并在我的房间里跟我说了十分钟的话，我妈就从晚饭起一直追问到现在。

“她是你的同班同学吗？她来找你干什么？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妈，我刚才跟你已经说过了。她叫莫兰，比我小两级，现在在念初三。她来找我，是跟我商量英语社团圣诞节活动的事。我是学校英语社团的团长，你不会忘记吧？”我耐着性子提醒道，同时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7点50分，我期待的篮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可我妈跟着我进了房间。

“这些事为什么不能在学校谈？非要跑到家里来？她的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她的成绩怎么样？排第几名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我必须尽快把她打发走，我可不希望在看篮球赛的时候，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叫个不停。

“她在学校里没找到我，所以只能到家里来找我。她参加了英语社团，当然认识我。”我一板一眼地答道。她提的问题太多，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我只须回答她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问题就行了。

老妈站在日光灯下满怀狐疑地看着我，又问：“她父母是干什么的？她的成绩怎么样？在年级里排第几名？”

“不知道，没问过。”我冷冰冰地答道。

我想，这些问题，她自己应该可以回答我。因为就在莫兰离开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听见她问了莫兰一大堆的问题。

不出所料，她马上说道：“她爸是个中医，她妈是大学的英文老师，听起来家庭条件不错，我看她也很懂礼貌。”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不停地眨，似乎在窥探我的反应，每当这时，我总有种将她推出门去的冲动。可是我怕，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，她就会认为我真的很在乎那个名叫莫兰的女生——因为我居然为了她对自己的老妈动粗！

因而没办法，我只好冷若冰霜地看着她，一言不发。

我妈意识到她踩到了我的禁区，便捋了一下额前的卷发，讪讪地笑起来，嗔怪道：“致远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，你妈只不过是关心你哎！”

“妈，她只是我同学。”我说道。

老妈却笑得有些暧昧。

“可是她说她很喜欢你。”

我真想反问，如果你问她，她是否喜欢我，她当然只能说是的。难道她会说不？

我的脸色一定不好看，我妈畏惧地瞥了我一眼，双手在围裙上胡乱地擦了擦。她是从洗碗池前直接来到我房间的，现在，



她准备离开。这时，走廊里传来关门声。我知道那是老爸出去了。每个礼拜总有三个晚上他不在家过夜，最近的两周，他连周末也都不在家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他从没说过，也没觉得应该作出解释。他总是前一天晚上七点左右出门，次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回到家，很明显，他是在某个地方过夜之后，第二天早上直接赶到他所在的文化宫去上班的。我真想知道，那些日子，他都到哪里去了，跟谁在一起，在干什么，为什么整夜不归？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来没听老妈质问过他。她不仅对此不闻不问，相反还常常替他向我解释。

“老爸又出去了。”我提醒她。

老妈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，朝我微微一笑。

“今天下班的时候，我路过‘小乐惠’，那里正好没人排队，我就买了几个鲜肉馅饼回来，等会儿先给你热一个，回家的路上，我吃过一个，里面的肉又多又新鲜，好吃极了，你一定喜欢。”她说完喜滋滋走出了我的房间。

好奇心战胜了我对篮球的渴望，我跟上了她。

“老爸上哪儿去了？”我问道。

她没回答，脚步匆忙地赶到洗水池，哗哗打开了水龙头。

“妈，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他每个礼拜都有三个晚上不在家？”我走到她身后。

老妈低头冲洗碗筷，对我的话充耳不闻。

“妈！”我嚷道。

“致远——”老妈低头摆弄着碗碟，洗洁精的泡沫弹到了她的衣服上，她也全然不顾，“你把书念好就行了。你爸的事不用你管。”她心平气和地说。

我对她的回答一点都不满意。为什么大人在要求孩子诚实

的时候，自己却不能以诚相待？

“妈，如果他是别人的老爸，当然不关我的事，可他是我的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老妈便骤然关掉了水龙头，厨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她回过身来看着我，令我惊讶的是，她脸上的神情非常平静，不生气不伤心，也不烦躁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但我肯定他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他有他自己的爱好。”老妈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，“你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，把书念好就行了，其他什么都不用你管。别忘了，明年你就念高三了，我听人家说，高二如果不打好基础，高三就很难翻身。”她在暗示，我现在的提问是在占用我宝贵的学习时间。可我认为她这时候搬出这套陈词滥调，无非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，逃避我的问题。可其实，那只能让我更好奇。

有一句话在我脑海里已经盘旋了好久，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说出来。

“妈，难道你就不担心我爸跟别的女……”

“不！”她突兀地打断了我。

我们对视着。

她知道我在问什么。她不想听，也不希望我问。

“妈，你对老爸可真好。”隔了会儿，我说，我想我要是用“宽容”这个词可能更贴切，但不要紧，意思差不多，“你让他尽情去做他喜欢的事，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对我？”我问她。其实，我很想去参加一个空手道培训班。

老妈轻叹一声，又转过身，重新面对洗碗池。

“致远，你当然不同，你还是孩子呢。用人家的话说，你的



人生观还没形成，你不知道自己的爱好会对你今后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所以，我当然要替你把好关。”她回答得可真是冠冕堂皇。

“那老爸的爱好是什么？”我追问了一句。我实在非常好奇。老妈又笑了。她虽然背对着我，但我怀疑她可能在皱眉头。

“他跟你不一样。他是大人，成年人了，他喜欢什么是他的自由，只要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就行了，还有——”她停顿了很多时间才说下去，“不管发生什么，只要你父母能够和睦相处就行了。我跟你爸的感情很好，这你应该能看出来。”

这倒是真的。在我同学的父母中，他们恐怕是少见的模范夫妻。他们从不吵架，从来没有冷战过，当然，更没有打过架，其实，他们连对方的坏话都不曾说过，每当我跟他们其中的一位在一起时，听到的总是关怀、维护和辩解。

“你妈是啰唆了一点，可你要知道，那全是为了你好。”

“是，她是管得太多，可如果你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她才不会管这种闲事。”

“她只是个初中毕业生，你不能指望她像大学教授那样懂得民主。在给你买吃的之前问下你的意见就不错了，要求可别太高了。”每次我向老爸抱怨老妈时，他总是翻来覆去这些说辞，他从来没背着老妈说过她一句坏话，甚至于每当提起她时，他脸上还总是充满了感激。“你妈真的是个好人，我娶到她真是太运气了。”他每每还会有这样的感叹。

可是，我从来不觉得我妈是个出众的女人，她长相一般，中等个子，发型老式，穿着也非常土气。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，那时的她只能算长得清秀，实在谈不上漂亮。而且她也并不能干，她不怎么会做菜，家务也做得不怎么样，打碎碗碟是常有的事，

有时候，还会把容易褪色的衣服随手丢进洗衣机，等她发现时，常常为时已晚。有一次，她将一条红色短裤跟老爸的白衬衫混在一起，结果当她将那件衬衣从洗衣机里拿出来时，它已经变成了粉红色。我想，如果换作别人的老爸，一定会为此大发雷霆，即便没有这样，也至少会抱怨一下，然而，在我们家，老爸只是拎着那件衣服朝我妈笑。

“我穿粉色衬衫会不会太花哨了？”他问她。

“没关系，那就是你的风格。”她答道，说话的时候，还颇有些轻浮地捶了一下老爸的胸膛。后来，老爸还真的就穿着那件衬衫去上班了。我把这事告诉我的哥们叶余青后，他嬉皮笑脸地用胳膊肘顶我，“你爸妈感情不错，他们一定经常干那个。”哈，其实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要不然，似乎就没法解释我爸对我妈的这种“纵容”了。

可我实在觉得他俩不怎么般配。我爸在区文化宫的群工部工作。过去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只知道，他经常组织一些类似“歌唱比赛”、“舞蹈比赛”这样的活动，而参加者多半是文化宫里各个文艺小组的成员。他们大多年过四十，对文艺活动充满了热情，然而他们似乎永远不知道该怎么打扮自己——我真讨厌那些把嘴巴擦得鲜红的老太婆在那里大言不惭地唱什么“阿哥阿妹情义长”。

我还知道我爸经常去参加电影拍摄，当然，他只不过是个群众演员。到目前为止，他演过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在一部叫《怒海狂潮》的电影里，扮演男主角的老师。电影拍的是五四时期的事，他穿着青布长衫，严肃地望着教室里的学生，然后在黑板上一笔挥就写下了四个大字——“还我河山”。当时我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那一幕时，心中不禁思绪万千。我首先想到的是，



演出

假如在那个年代，我一定也会奔上街头去游行，去游行肯定比上课有趣得多；接着我开始暗暗佩服老爸，真没想到他的字那么漂亮；最后又觉得奇怪，为何老爸如此玉树临风，却只能当个小配角？我把这个疑问丢给老妈，她告诉我，就是因为老爸鼻梁正中的那个疤，即使化了妆也很难遮掩，所以他从来没轮上过什么好的角色。这时我才知道，老爸居然还是戏剧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，并且出生于一个戏剧世家，原来我奶奶曾是一个话剧演员。

我对我奶奶的过去一无所知，印象中，她只是个喜欢搓麻将的老太太，手腕上总套着一个翠玉镯子，说话时还带着纯正的京腔。我也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，的确非常漂亮，五官的轮廓无可挑剔，穿旗袍的样子，可以跟任何一个旧时代的大明星相媲美。然而非常可惜，她跟我爸的命运相同，从未演过主角。大概是因为她个子娇小的原因，在舞台上她演过《日出》里一个名叫“小东西”的雏妓，也演过《家》里的梅表姐——我没看过书，据说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。我奶奶是在五年前去世的，她死的时候，跟别的老太太没什么两样，同样是干瘪的身体和僵硬的脸。我们在她的枕头下面找到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丝帕，它散发着一股陈旧的玫瑰香，帕子的角落里有人用银色丝线隐约绣着两个字：君寿。

我那时才知道，我爷爷的名字原来叫林君寿。据说他也是个演员，同时更是个风流浪子，在跟我奶奶在一起之前，他已经有过无数女友。后来，他抛弃了前妻跟我奶奶结婚，但结婚没几年，他又丢下奶奶跟一个女医生结成了夫妻。再后来，他跟那个女医生离婚，又跟另一个工会女干部结了婚。

我听我妈说，他比我奶奶大 18 岁，已经作古。谁也搞不清，

他临死之前，是哪个女人陪伴在他床边，可是，我奶奶自35岁那年与他离婚后，就再也没结过婚，也没有结交过别的男人。每年爷爷的忌日，她还会让我爸送她去墓地祭拜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爱情吧，虽然奶奶跟我谈的更多的是麻将经和餐桌上的饭菜——“我一看见他什么都打，就知道他是要作风向，我手里有个白皮，就是不打，闷死也不让他碰……”——可我想，平时当她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想的更多的可能还是我那风流的爷爷。

我爸在长相和生活态度上都跟我奶奶很像。他也喜欢搓麻将，颇注重仪表，在饮食方面也颇为讲究。他几乎每天早上都吃面包黄油加咖啡，而且，咖啡还必须是现煮的。我每天早上都是在一股浓郁的咖啡香味中醒来的，等我睡眼惺忪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时，总是看见他坐在我们家客厅里那张老旧的木头桌子前，一边往面包上优雅地抹黄油，一边跟我妈聊天。他看见我时，还总会像外国人那样笑着跟我打招呼：“Hi！”

“Hi！”我回应他。

当我看见他时，他总是已经打扮停当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即使有时候颇为凌乱，那也是他故意在营造什么“沧桑”的效果。他总是穿着亮得发白的衬衫，胡须剃得干干净净，皮鞋擦得锃亮，奶奶留给他的欧米伽表在袖口底下闪过一道银光。毫无疑问，我42岁的老爸一定是整个文化宫最帅的员工，也是我们那条街最潇洒的男人。

可是，我妈与他正好相反。

我从没见她好好打扮过自己。别说化妆和护肤，她甚至没好好梳理过她的头发。她也从未给自己买过一件超过100块的衣服，包括大衣在内。



演出

我想这可能跟她的出身有关。我妈出生于一个赤贫家庭。

我的外婆和外公都是拾荒者，长年奔波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以捡垃圾为生。在十年时间里，他们在垃圾桶里共捡了四个孩子，他们便是我妈和我的三个舅舅。除了我妈，三个舅舅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，据我所知，我外公外婆的后半生一直在拼死拼活地赚钱，想治好三个养子的病，然而，我的舅舅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死了，没有一个活过三十岁。

我只见过他们中的一个，就是我的三舅。他有一双非常清澈的蓝眼睛，只可惜它们永远无法让他看见周围的世界。他总是拿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，躲在屋子的角落里一个人听，随后偷偷地笑。有一天，当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听收音机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“你妈来给我送饭，她每天都这时候来。我知道她来了，可是那天，我听到了两个人的脚步声。我知道有另一个人在，因为两个人跟一个人是不一样的，连呼吸都不一样。我问你妈，是不是有人来了。她不说话，可我知道他在那里。我还，还闻到一股烟味……味道很浓……我问你妈，谁来了，是谁……你妈就是不回答……我想她一定在哭……但她一直忍着……后来这个人走了……过了很久，很久，很久，很久，你妈才跟我说话……她说，她马上就要有工作了，那样她就能挣很多钱……她还说，她永远都不会结婚了……”
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不过五六岁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只是盯着他的眼睛看，在这之前，我从没看到过一个男人哭，更别说瞎子了。我觉得从他那双湛蓝的眼睛流下的泪水几乎可以汇成小河把我淹没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听到了什么，但我能约略感受到他当时受到的心灵冲击，无异于亲眼看见一座大厦在

他面前倒塌。而每当我想到他睁着一双瞎眼，在黑暗中挣扎着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的那种心情时，总会觉得无比心酸。

他是在我八岁那年自杀的。那一年，他被查出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肝炎。本来我妈已经替他报名参加了一个盲人按摩员的培训班，可因为体检不合格，他被取消了资格。在得到这个坏消息后的第二天，他便在公园投河自尽了。有人告诉我妈，他在自尽前，曾向公园里的游客打听河在哪里，有个好心人亲自将他带到了河边。我三舅笑着跟人家聊了会儿天，然而那人走后，他便跳了河。警察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两个秤砣，那是我外公用来称垃圾的。我想他那时是下了决心要去死的。他没有留下遗书，只是把外公外婆给他的零花钱——大概是三块钱吧——和他的半导体一起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枕头上。他死后没多久，外公外婆也因为太伤心相继得病去世。那一年，我一下子失去了三个亲人。

后来我知道，其实舅舅说的那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那时我妈大概还不满二十岁，正待业在家。据说，她那段时间非常彷徨，总想快点找份像样的工作，好早点摆脱“吃闲饭”的尴尬状态。可惜她资质不高，成绩一向不好，又不认识熟人，所以找来找去也只是找了些零活，我知道她拆过线头也糊过纸盒。

不过，从舅舅的叙述中，我知道，我妈在那件事发生后不久便真的找到了工作，她成了一家国营商店的店员。而现在，她是一家国营大商场的楼面经理。对于像她这样的初中毕业生来说，这已经是莫大的成功了。

可是，照我奶奶的说法，无论我妈现在是什么职位，她永远摆脱不了出身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。奶奶曾经偷偷在我耳边



说我妈的坏话，说她最大的缺点不是不擅长家务，而是喜欢打小报告。

“你妈最喜欢偷偷记录别人的言行，然后报告领导了。这当然能帮她在单位里获得领导的赏识，可她的同事都讨厌她。”奶奶说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如果我是她的同事，我不会跟她说一句话。”我想，我跟奶奶的想法相同。

奶奶告诉我，我妈过去因为这个坏习惯，还曾经闯过祸。

“那个女人平常总受老公的虐待，一次大概是忍无可忍吧，她用菜刀砍死了那个男人。砍完后，她就逃走了。有天晚上，逃在外面的她偷偷跑回来看女儿，也是她倒霉，偏偏在进弄堂的时候碰见了你妈。你妈他们家就住在弄堂口的一个棚屋里，她认识那个女人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换作我，我一定就当没看见，可你妈却偷偷跟着那个女人回了家，等她确定就是那个杀夫犯后，就打电话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那女人想跳楼逃跑，可慌乱之中踩了个空，结果，她就这么摔死在底楼那户人家的院子里——我觉得那户人家也很倒霉，没来由院子里多了个死人！——这事对你妈来说，当然没什么影响，有没有钞票奖励我不知道，但听说后来居委的人在弄堂口贴了一张大字报表杨她举报有功。那个年代反正什么怪事都有。对，站在法律的角度，她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——假如我们国家真的有所谓的法律的话——但是站在人的角度，我觉得这件事只能说明她是个垃圾。”奶奶每每提到这件事，语气中总是充满了轻蔑，并且措辞激烈，好像随时会将老妈逐出家门。

“那你为什么让他们结婚？”有一次，我忍不住问她。

奶奶听到这个问题笑了起来，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的米色网眼毛衣，说道：“你爸告诉我这件事后，我本来是想反对的，

但是后来考虑到他们各人的情况，我觉得，我也许不该这么挑剔。你妈虽然有不少缺点，但还算贤惠。再说，从小她爸妈忙于捡垃圾，恐怕连跟她说话的工夫都没有，于是，她只能听老师的，可那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些……呵呵，怎么说呢，如果信以为真的话，百分百会变成个混蛋……呵呵，当然你妈还不至于那样。谁知道呢……”奶奶说到最后，总是含含糊糊的，但我大致能了解她的意思，她是想说，我妈虽然有不少缺点，但还不失为一个好媳妇好妻子，所以对过去的事，她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

事实上，奶奶从来没当面责备过我妈，相反还常常赞扬她。

“加英，你做得很好！”

每当我妈做了什么还算过得去的菜肴时，我奶奶总是说这句话。有时候，她还会拉着我妈的手，和蔼可亲地说：“加英，你辛苦了。你真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媳妇。”这些话每每把我妈夸得心花怒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奶奶真不愧是个好演员。

总而言之，她们的关系非常融洽。我从来没在她们身上看见过报纸上所说的那些婆媳矛盾。哥们余青还常常羡慕我，“你们家多好！瞧我们家，我妈和我奶奶大吵三六九，小吵天天有，最难过的就是我和我爸了，也不知道帮谁好。”

当然，我也喜欢我们家的融洽气氛，然而有时候，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至于哪里不对，我就说不上来了。